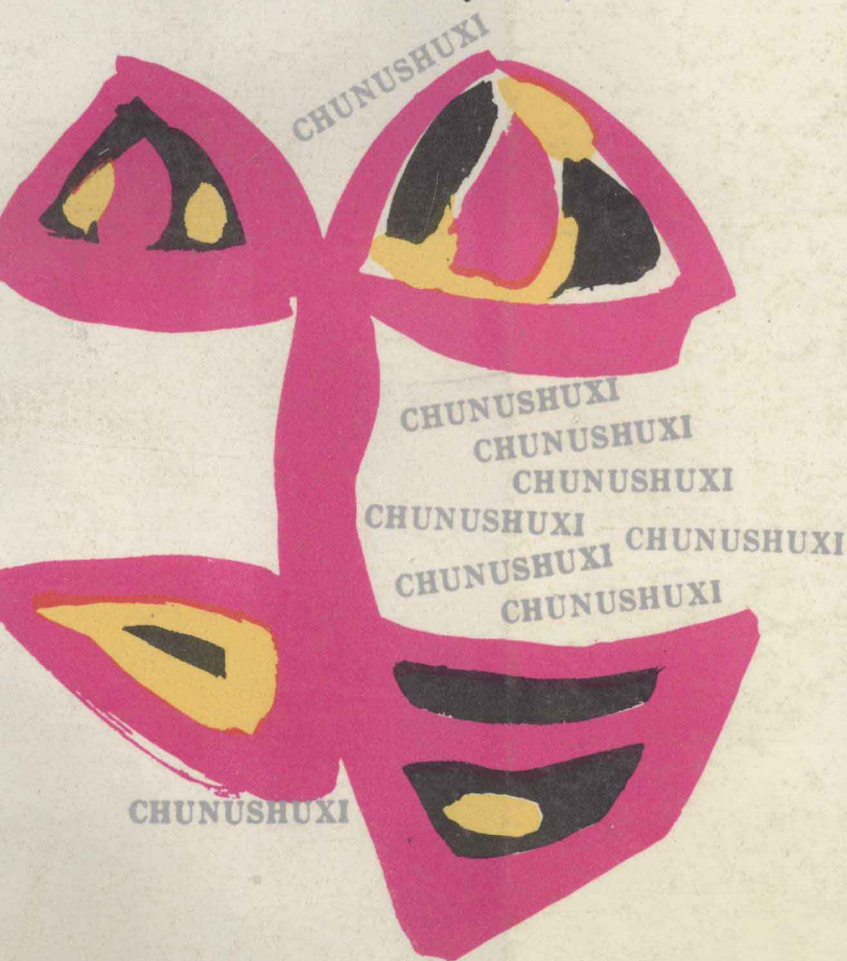


黄晓萍
著



处女书系

山狗吠月



CHUNUSHUXI

山狗吠月

黄晓萍 著

处 | 女
书 | 系

CHUNUSHU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成都



责任编辑：刘慧心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山狗吠月

作者 黄晓萍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天北印刷厂印刷

1989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5

印数 1—6,000册 字数 112千

ISBN7-5411-0537-X / I.513

定价：1.95元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识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棒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

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然的因素，一篇鸣世，饮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入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

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反正杯、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措款项，到处奔走，也算得是有心人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

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11.于成都

目 录

雪里送炭.....	(1)
山狗吠月.....	(1)
鹿城，我不认识你.....	(7)
溶进士林的神思	(12)
冬街风情	(18)
归来，我还在想赛装节	(23)
山街	(31)
火，篝火.....	(36)
岁月的回声	(42)
却是彝乡一段情	(50)
绿色的情思	(58)
边城瑞雨	(64)
佛珠，一百零八颗	(71)
玉园花娇	(77)
光明行	(84)

打鼓匠新传	(88)
万里走单骑	(97)
天下第一跛	(101)
马路天使	(107)
情探	(112)
脉脉此情	(118)
女人篇二题	(125)
二进长安	(135)
曲江遐想	(139)
尘寰中，云天外	(142)
风鸣马萧萧	(145)
相逢在风雪兴教寺	(148)
进村第一天	(153)
我的启蒙老师	(156)
金沙水暖	(158)
 后 记	 (167)

山 狗 吠 月

如约，你真的来到寒舍。

你一脸木然，全新仿毛西服像是借来的，不贴身。脸刮过，留个铁青色的腮。手握成拳，拳背脉管如山路的经纬。你说：“那条白狗死了。”面有戚容，眼睑下垂，我见到很密很长的睫毛。你不知悲喜久矣，此时却悲戚溢于言表。我希望你哭，就为那狗。我也打算陪你哭，也为那狗。我们都哭不出来，默默无语，也算心祭吧！

这时，我才看清你是捧着个精致的盒子，是奖章。显然，你是为授奖来的，可没一丝喜气。这不，你又说：“狗死了。”

我想，它是苦死的。

我下意识看了看你，你勉强地笑了笑。这一笑满脸秋霜。我心头‘格登’一下，才四十有二，说你年过半百也有人信哩！

七个年头，你一人掌管海拔三千米的高山电视差转站。聚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收一支支动听的歌，播上高天，落下

尘寰。边城因你变得丰富，神奇，夜夜良宵。山下，家家知道东山顶悬有一轮夜夜不坠的月，可不知此星是你，更不知你有一条大白狗。

采访你真不容易！

一出县城，全凭脚力，三十公里山路，壁立的山梁，攀登，途中好些坡壁，是手脚并用爬上去的，这样，还常赖随行的壮士扶一把。

山巅，电视铁塔步步入眼，可就是缩不短距离。想着你七载岁月含辛茹苦，艰难跋涉，我羞在人前言苦。

山叫老东山，岭叫大宝顶。

时是初春，向阳坡满地杜鹃疯闹，偶尔一两茎被鲜花欺瘦的茅草伸出夹缝，花就象披了一条条翡翠色的绶带。背阴处满沟灌木，流水声发端于斯，飘零碎响，极有韵致。路途没见着一户人家。突然，狂吠声冲下山来，顿觉多了些许壮威。老东山怀里，差转站如盆景中的小物件，袖珍可人，屋檐一抹绿苔，墙头探出几枝桃花。这等环境，熏也熏出些仙风道骨，想那屋中人是何等高雅。

顶是宝顶，整座东山数此处差转效果好。可宝顶无路可通，少了人间烟火，凡人谁有这禅功？你自愿留下了，一个人，和一条白狗。

1980年，大年三十开机，只有一个棚子。从此你失去与人间的交往。山居久了，语言于你生涩疏远，你和唯一作伴的狗产生心灵感应，建立了默契。

1983年，罕见的大雪封山，屋子埋在雪里，门推不开。狗狂吠着朝山梁翻去，山背后的老彝胞焦急地披了棉

被，前胸挂一篮山洋芋，刨开门上的雪，你出来了，和狗一道冒着漫天雪花，敲打电线上的冰凌，二百米电线都结上茶杯粗的冰棒，坠断了线，就无法转播。

你的家，在二十公里外另一个区。那夜，你梦见儿子哭。正在转播“霍元甲”，抽不了身，你打发狗回家“探亲”。狗星夜返回，咬住你的裤腿往外扯，你连夜返家，两岁的儿子因患肺炎已断气，母亲病重在床，你的苗族妻正手足无措，泪水未干。

白狗守在机房前一天一夜。等你回山，狗肚子瘪成布袋

.....

是怎样一个汉子，才熬得住这苦揉苦炼？

屋里没人，你在哪里？

白狗仰山狂叫不止。铁塔上有个黑点在动。

这是一段更艰难的山脊。从来没人走的地方，竟有一条毛路深深埋在杜鹃花丛，边沿，时见清晰的脚印：那是厚底蹬山鞋印。唯有山雨潇潇的日子才刻得下这足迹，令人震惊，令人钦佩。

迎我是一幅险象：

铁塔顶端断裂，你在高空焊接。紧固铁线被风撕断，铁塔失控，一端悬空，你就吊在悬口处，腰里只有一根草绳.....山风无形，一旋一旋掀翻你花白的头发，似断线风筝.....

我不敢再看，闭上眼睛。

你终于站在我的面前，令人怵然：矮个，瘦身，长发，前额宽大微突，倒不失苗家人的特点，样子过于淳厚.....我在想你行走于山道，整个身子被山花荒茎吞蚀，只剩下那花

白的头发象一兜会行走的山草，在编织一个童话。

“呵呵！”你笑笑，接着说，“四个月没下山，头发长旺了。”

进屋，你架起火塘，烧烤了不少洋芋，让我们蘸了蜂蜜吃。掏出几个大的，在两张粗糙的手中来回翻捣，磕去灰，蘸了蜂蜜扔给狗。狗用前爪抓抓你的手心，再爬在你脚前，乖乖啃洋芋。几个洋芋哪填得饱狗肚，不是有喂不饱的狗之说么？它可摇头弄耳，情态亲昵，满足。你没吃，拿了木梳在给它梳理脊毛。这许是差转站最富人情味的时候。

领完圣餐，你抱来几本工作日记，第一次正经对我说话：“差转站没来过女子，真佩服你的决心。我没什么好采访，有兴趣你就翻翻这些过时皇历，我该给你们做顿正经饭。”

你冷落我，却又用两千余天的工作日记炙烤着我。上边麻麻密密记满机器故障，记载每次故障的排除；记载着准确无误的转播；记载着人为的险阻，自然的多变，风雨的威逼滚雷的灾难……看着看着，敬仰之情随着山路去了……

山顶无水，住房只好设在有泉的山凹，离机房足足二十分钟山路。发电是你，操机是你，山凹发电山顶开机。去年，豹子闹过一阵狂，每夜的惊恐，你是怎样熬过来的？

天不知什么时候黑下来。发电机嗡嗡不息。我披了件棉衣步出屋子。

灌耳的声簌壮阔，似怒似狂似怨似悲，这便是山涛了。月色很好，两座铁塔穿起一个胖胖的月亮，犬齿交错的峰峦

身影魁伟，锯齿一样割开天地，我好象置身霄壤，成了天界和地界的子民。孤单单一串狗叫声朝胖月追去，风声越紧，狗叫声越急。狂叫声不时被山风砍断，又经荒野过滤，成了一支长啸短吟的不夜曲。

是狗伴着你查机去了，刚才屏幕上的图象跳跃不稳。

大山遍地生灵，活着的只有这一人一畜。狗通人性，是伴是胆，夜夜吠月不止，功高劳苦。狗素来名声不雅：丧家狗，落水狗，癞皮狗，走狗……这白狗，给同类正了名。

疏枝下，又摊有一个胖胖的月亮，那是一池泉水。月儿白得晃眼，亮得清寂，伴它的星星也没一颗。忽儿，月儿被山峦削瘦，泉水很细。水韵羞涩，细而不断。

犬吠声下山了。

夜里，我占了唯一的床，清梦难成。狗也没睡，不时发声，忠于职守看门。隔壁机房里，一堆山草，一床棉絮裹着你和你的站长。你们也没睡，在商谈什么……

第二天，你一定要送我们下山，嘱白狗守门。它却三十里相随，依恋如孩童。它盯住我们三双脚喘息不止，舌头拖得老长，毛衣不秀，太瘦，透出老相。听说才六岁，与东山差转站同庚……

“再养只看家狗吧，老朱。我给你找只良种军犬。”

你眉宇不展，捧着奖盒出神。良久抬起头来，摇了摇，叹了口气：“什么狗都代替不了它，我也丢不下它。大宝顶还夜夜听得到它的叫声。我原想找个机会下山给它打对响铃的，这点都没享受到，它就去了。”

我没问狗是怎样死的。只是在想，要是白狗还在，这铜

牌定然去做了它项上的响铃，你只会留下绣锦五色的盒子，珍藏今后浓缩的岁月。

鹿城，我不认识你

彝州首府楚雄，是滇西咽喉。正史，有庄乔开滇足履此地的历史记载；野史，有诸葛武侯五月渡泸的伟业丰功；民族斗争史，有彝族领袖李文学义旗高举，千里哀牢展旌旗的悲壮史实；革命斗争史，有红军长征过楚雄的惊天动地诗……郭沫若曾留下“楚威远镇古边城”的诗句。然而，你却不为更多的人所知，匆匆过客东来西走，最多留下一语藏入淡淡的记忆：“那晚下榻楚雄。”

地理位置委屈了你。

你象一条顾长的扁担，东挑浩渺滇池，西挑清澈洱海，而你既无春城昆明的艳丽风姿，又无史城大理的文献荟萃。多年来，你做了两位娇娘的陪衬，空留一个负重的弯弯脊梁，被滇池、洱海两面高原明镜照出心酸的憔悴。

贫瘠的你养育了贫瘠的我，二十年来，我不止一次叩问大地：彝州的神韵在哪里？

其时，你富可敌国。且不必说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出土于斯，单就恐龙的故乡，人类祖先的发源地这双绝，满可扬名

四海。可惜，腊玛古猿、元谋猿人仅载于史料，知你不多。

你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鹿城。快鹿快鹿，想那四蹄生风的形象，你该有一副男子汉的气质。

传说，人类足迹踏进你怀抱的时候，到处是逐鹿，龙川江洪流北归长河，白水蛮的第一个部落酋长威楚在这里濒水为栅，继后又有金龟奔水，跑鹿筑城之说，该是何等气派？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人们眼中的楚雄相去甚远，你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旷野之中，一座未经修饰的苍老小城，与一个自治州首府这样显赫的头衔不大相称。二十年前，你敞开胸怀迎来我们这群外乡孩子时，最壮观的不过是老车站一楼一底的一幢大旅社；最有生气的，是街道上裹着沙粒的野风。羞得我们在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中，借来东西一缕春：“……我们的落脚点离昆明和大理都不远……”萧疏中，我曾为你哭与笑，泣与歌，更多的时候是在缄默地思考：鹿城，你的灵魂在哪里？

这些年，你随时代的车轮飞转，一改旧时风貌，楼舍林立，道路拓宽，一座新城初具规模。而我仍牢记你往日敝陋，总觉得你变的太慢。

莫怪我对你责难太多，我人生的履历从你怀里开篇，相亲相通的挚情，迫使我睡梦中也在希冀你更壮美。

了结这段宿愿，是在今年的火把节。

今年火把节之夜，你的芳颜一扫我过时的哀怨与不平，心壁的丝丝柔情撩拨我一腔思绪：鹿城，我并不认识你。

仲夏的滇中，雨是常客，暑气在细雨中化成宜人的爽气，应令人乐道。俗话说：“有钱难买六月雨呵！”今年火把节